

漫谈古籍中的五大行星

徐 传 武

太阳系里的大行星有九颗，而九大行星中最远的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，是近代才发现的，所以古代人们只知道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等五颗。古籍中常常谈到这五大行星，并且有不少与它们有关的用语和典故。

五大行星取名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不会是它们最早的名称。这种按“五行说”命名的方法，当是“五行说”盛行以后的事。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，但尚未以“五行”命名。以“五行”名五大行星，当是春秋战国“五行说”兴起或盛行以后的事。

上古时，我们的祖先对五大行星可能是逐渐观测、发现和认识的。极有可能最先认识了金星，因其特别明亮和最易观察，而后来又认识了木星、火星、土星，最后才认识了水星，因水星的体积和质量在九大行星中都是最小的，经常出没于太阳附近而不易被人看到，西方认为它像一个行动诡秘的市侩，故以商神“梅库利”之名称之。据说大天文学家哥白尼在临终前，曾叹息他一辈子始终就没看到过水星，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并认识了它。五大行星有许多异称。水星叫“辰星”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察日辰之会，以治辰星之位。”司马贞索隐引宋均曰：“辰星正四时之位，得与北辰（北极星）同名也。”又名兔星、小正、安周星、细爽、能星、钩星、细极、伺祠等等。金星除名“明星”、“启明”、“长庚”外，又名“太白”。《天官书》：“察日行以处位太白。”当因其明亮而取“太白”之名也。又名殷星、太正、营星、观星、宫星、大衰、大泽、终星、大相、天浩、序

星、月纬、梁星、灭星、大器、大爽等等。火星又名“荧惑”。

《天官书》：“察刚（或曰应作“罰”）气以处荧惑。”有人认为当是因其岩石氧化，荧荧若火，亮度常有变化，运行时顺时逆，情况复杂，故以“荧惑”称之。因颜色火红是其特色，西方以不畏战火之红色英雄“马尔斯”称之。“荧惑”又称“营惑”、“罚星”、“执法”（见《广雅·释天》）。木星名“岁星”。《天官书》：“察日月之行，以揆岁星顺逆。”司马贞索隐引《物理论》曰：“岁行一次，谓之岁星，则十二岁（实为11.8622年）而星一周天也。”因据木星的运行以纪岁，故名“岁星”。又名摄提、重华、应星、纪星、经星等。土星又名“镇星”、“填星”（“填”音义皆同“镇”，有人以“填充”释其义，以“tián”读其音则误）。《天官书》：“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。”司马贞索隐引晋灼曰：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，岁镇一宿，二十八岁（实为29.46年）而周天。”又名“地侯”、“信星”等。西方以主管农业的神“萨图恩”称之。五大行星有这么多的异名，有不少极可能就是在以“五行”命名之前的称呼。

五大行星被以“五行”命名，不仅仅是名称的“五行化”。

“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”^①，在五行说渗透到社会思想的许多领域时，五大行星也就和五方、五帝、四季、五色、五音，甚至“干支”等都人为地发生了联系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何谓五星？东方木也，其帝太皞，其佐句芒，执规而治春，其神为岁星，其兽苍龙，其音角，其日甲乙；南方火也，其帝炎帝，其佐朱明，执衡而治夏，其神为荧惑，其兽朱鸟，其音徵，其日丙丁；中央土也，其帝黄帝，其佐后土，执绳而制四方，其神为镇星，其兽黄龙，其音宫，其日戊己；西方金也，其帝少昊，其佐蓐收，执矩而治秋，其神为太白，其兽白虎，其音商，其日庚辛；北方水也，其帝颛顼，其佐玄冥，执权而治冬，其神为辰

星，其兽玄武，其音羽，其日壬癸。”这段话比较全面地表现出五大行星和“五行说”各方面的人为的配合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还又以“阴阳”把五星配合，以岁星、荧惑、填星表东南，故属阳；以太白、辰星表西北，故属阴。由于这种说法几乎成了一种“系统”的学说，年长日久，影响很广，一致在诗文中产生了不少与之有关的典故、用语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言“秦之疆也，候在太白”，“吴楚之疆，候在荧惑”，“燕齐之疆，候在辰星”，“宋郑之疆，候在岁星”，“晋之疆，亦候在辰星”。这种以五星与州国相配的“占候术”的根据，即从五星和五方相配而来。

古人往往把各种天象与上天的意志联系起来，经常通过观测星象来占卜人事吉凶，正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：“天文者，序二十八宿，步五星日月，以纪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’。”其中通过五星来占卜的，叫“五星占”。如认为金星主兵主刑杀，水星主水主刑，土星主土主德，木星主收成，火星主旱灾饥疾等。这种迷信的说法，也影响及诗文中的用典。此说认为金星主杀伐，所以诗文中常用“金星”比喻兵戎之事。李白《胡无人》诗：“云龙风虎尽交回，太白入月敌可摧。”《天官书》：“礼失，罚出荧惑，荧惑失行是也。出则有兵，入则兵散。……荧惑为勃乱、残贼、疾、丧、饥、兵。”故古以火星为灾星。

旧时术士们认为木星主收成，“所居久，国有厚德”（《天官书》），因称之为“福星”。唐李商隐《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》：“东有青龙西白虎，中含福星包世度。”亦因用“福星”比喻为民造福的人。木星，古人认为十二年绕天一周，每年经过一宫，因此曾用它来纪年，称之为“岁星”，简称作“岁”。黄巾军起义口号：“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！”因其十二年绕天一周，故又称之为“周星”。南朝梁庾肩吾《咏同泰寺浮图》诗：“周星疑更落，汉梦似今通。”因又以“十二年”称周星、周岁

星。宋卫泾《谢袁州滕大卿强恕》：“某逖违海度，俄周岁星，人生能几回别，可为太息也。”古人认为木星因与年岁相应，故又名“应星”。唐人常用以比喻官员。唐崔鵬《授李浑比部员外郎等制》：“方承綵服之荣，共许应星之美。”古人认为岁星的运行方向与十二辰不一致，纪年不便，便假想出一个与岁星成相反方向运行的星叫“太岁”，以纪年，名“太岁纪年”。（张汝舟先生认为“太岁纪年”是前人的误解，他对此彻底否定②。）

古人迷信地认为地上的名人上应天上的星宿，如萧何为昴星下凡，传说死后骑箕尾而去等。也有和五大行星有关的。汉应劭《风俗通·正失篇》即言汉代的东方朔为太白星精。但影响较大的则是传东方朔乃岁星下凡的传说。《太平广记》卷六记载，东方朔死后，武帝召太王公问之，而后叹曰：“东方朔在朕旁十八年，我竟不知为岁星下降。”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：“李白字太白……。白之生，母梦长庚星，因以命之。”唐裴敬《翰林学士李公墓碑》：“或曰太白之精下降，故字太白，故贺监号为谪仙，不其然乎？”后人因以李白为太白星精。

古人还迷信地认为，不仅五星各自的运行可预示世事的吉凶，而且彼此间的组合也是一种征兆。如《天官书》言：“木星与土合，为内乱，饥，主勿用战，败”；“火与水合为焠，与金合为铄，为丧，皆不可举事，用兵大败”；“土与水合，穰而拥阏，有覆军，其国不可举身”；还有“三星合”、“四星合”将如何等等。古人认为五星会合是一种大吉之兆。《天官书》：“五星合，是为易行，有德，受庆，改立大人，掩有四方，子孙蕃昌。”据史书记载，“（汉高祖）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冬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沛公至霸上。”现代可用电子计算机反算过去，五星聚于东井的时间当在次年（公元前205年）七月。大概为了给沛公涂抹神异的光圈，不惜将十个月后的记录提前了。这种五星聚合，也叫“五星联珠”，再加上“日月合璧”，这种天象极为罕见。

古代用作“历元”，称作“七曜齐元”。

古时由于科学水平所限，错误地将一些杂星流星等解释为五大行星流散所致。《隋书·天文志》：“岁星之精，流为天棓、天枪、天猾、天衡、国皇、反登”；“荧惑之精，流为析旦，蚩尤旗，昭明、司危、天搀”；“填星之精，流为五残、六贼、狱汉、大赍、炤星、绌流、弗星、旬始、击咎”；“辰星之精，散为枉矢、破女、拂枢、灭宝、绕廷、惊理、大奋祀”；“太白之精，散为天杵、天杼、伏灵、大败、司奸、天狗、天残、卒起”。有的诗文中也作为典故用到。如“天狗”，《天官书》：“天狗，状如大奔星，……千里破军杀将。”

五大行星古代称为“五星”。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“五星、八风、二十八宿。”又称之为“五纬”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“以实柴祀日月星辰。”郑玄注：“星，谓五纬。”贾公彦疏：“五纬，即五星。……言纬者，二十八宿随天右转为经，五星左旋为纬。”汉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五纬相汁，以旅于东井。”还称之为“五曜（耀）”。汉史岑《出师颂》：“五曜宵映，素灵夜叹。”亦称之为“五精”。张衡《东京赋》：“辨方位而正则，五精帅而来摧。”五星与日、月合称七曜（耀）、七纬、七辉、七元、七政（亦作“泰政”）。古代因之曾有“七曜历”。《何承天集》中有“既往七曜历”。我国通行顺序为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，七日为一星期，周而复始。

随着近代科学的飞跃，另外几颗大行星的被发现，蒙在五大行星上面的迷信色彩逐渐被擦拭干净，因之而运用的典故随着旧时代的消亡也成了历史的陈迹。

注：①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。

②张汝舟《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